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ocoon Room Dilemma” in the Supply of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the Strategies to Alleviate the Cocoon Room Dilemma

Bangjiao Peng

Wuhan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technologies, the phenomenon of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coco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ocoon dilemma,” as a specific extensi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nifests primarily through weakene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rigid online community segmentation, pronounced echo chamber effects, and increasingly close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Addressing these risk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teachers, students,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break through these cocoons. First, enhanc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role awareness to optimize educational strategy design. Second, guide students to actively dismantle community barriers, strengthen collective collaboration awareness, and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function of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rd, promote technological optimization by building data resource libraries that meet educational needs, break through algorithmic barriers, and improve political guidance capabilities. Fourth, achieve value reconstruction by leading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inforcing value consensus, and enhancing the cohesive power of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coon house dilemma, causes, strategies

数字思政资源供给中“茧房困境”表征及纾茧策略

彭帮姣

武汉轻工大学，中国·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随着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个性化“信息茧房”现象愈发凸显。“茧房困境”作为“信息茧房”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具体延伸，主要表现为教育主导作用弱化、网络圈层固化、回音室效应突出以及教育环境日益封闭等问题。针对上述风险特征，本文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从教师、学生、技术与教育环境四个维度展开分析并指出纾茧策略。第一，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与角色意识，优化思政教育策略设计；第二，引导学生主动打破圈层壁垒，强化集体协同意识，增强数字思政的思想引领功能；第三，推动技术优化，构建匹配思政教育需求的数据资源库，破解算法壁垒，提升政治引导力；第四，实现价值重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强化价值共识，提升数字思政的价值凝聚力。

关键词

数字思政；茧房困境；成因；策略

1 引言

数字思政既是数字中国建设在思想政治领域内面临的

【基金项目】武汉轻工大学校级项目“数字化背景下优化高校智慧思政课建设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Q2023017）；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及传播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3Q005）。

【作者简介】彭帮姣（1991-），女，中国湖北武汉人，博士，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新要求^[1]。然而，在数字思政的实践中存在着数据供给管理，算法分析以及对数字思政教育内容与方法创新性不足等问题。^[2]目前数字思政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主要集中于其概念、特征、理论价值方面的研究，指出数字思政是以数字化技术在推动思想政治创新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3]二是集中在数字思政的实践探索方面。深入分析了数字思政在数字化教育平台的构建、教育内容的创新等实际教育场景中的运用。^[4]虽然也有一部分关注数字思政面临的现实困境，例如面临资源共享与整合欠缺及现实与虚拟边界等宏观问题。^[5]但对微观的因同质化、圈层化带来的“茧房效应”困境缺乏针对性讨论，这不利于数字思政引领力的有效建设，也不利于数字思政育人新格局的全面形成。鉴于此，本文以

数字思政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数字思政资源供给中的“茧房效应”具体表现及纾茧之路,以期为推动数字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参考。

2 数字思政资源供给中“茧房困境”的表征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信息茧房”作为算法技术发展下的产物,数字技术中的数字模型以高效率最优行为作为唯一输出,给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介体与教育环境提供了一条简单、短期可见的教育方式。算法是高校数字思政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工具,但正是在一定的技术与算法下,数字空间资源供给会在算法的引导下同质化与圈层化的“茧房困境”,算法忽视了学生成长环境和自由全面发展目标,通过大数据标准化、精准化、分众化的传播方式,以一只看不见的智能算法的“手”操引导下,持续向学生推送内容同质、价值趋同的信息,出现“茧房困境”。“茧房困境”在数字思政资源的供给中尤为明显,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发展的主体、客体、介体与环体发展规律,主要呈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存在教育主导作用“缺场”的风险,弱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教育主体以其价值观、知识体系、教育方法和情感态度为核心,直接影响教育过程的质量与效果。在“茧房困境”的影响下,教育主体的主导性与创造性存在“缺场”的风险,弱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性。数字技术通过算法以最高效率的最优行为,给教育主体提供了教育资源的捷径,教育主体主动规避教育者应该遵循的重视历史资源与经验的传承。例如,教学内容碎片化,无法通过数字技术将其系统化、结构化,导致教育目标难以达成。同时,教学主体忽视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与情感沟通。在数字思政环境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多依赖于在线平台,缺乏面对面的情感沟通。具体表现为,师生关系疏离,师生之间的互动停留在信息传递层面,缺乏情感温度。教学主体难以捕捉学生的情感需求与思想动态,无法开展有效的思想引导,造成教育过程呈现单一化、机械化趋势,反而使得教育主体主导作用“缺场”。第二,弱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在“茧房困境”下,学生构建了相对封闭的同质化环境,使他们对传统教育者的依赖程度降低。当教育者提供的信息与学生在“信息茧房”内获取的信息存在差异时,学生的信任感和接受度可能会下降,教育者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打破这一局面,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能够有效触达学生内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主导地位。

第二,网络圈层化会加剧思想政治教育认知固化。圈层化是青年群体彰显自我个性的产物^[6]网络圈层化是人们不再以地域等为标准,而是根据个人喜好,在网络用户的群体中形成一种认知思维的“圈子”。“茧房困境”的个性化

成为圈层化问题的重要导火索。网络圈层化在算法推荐机制下,主流社交媒体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点赞评论、搜索习惯等,推送与其兴趣偏好相符的内容。这种信息过滤机制使用户长期处于与自身认知一致的信息环境中,削弱了对不同观点的接触和接受能力。而个体倾向于关注与自身立场、兴趣和价值观相似的社群或账号,并屏蔽或忽视与自身观点相悖的信息。圈层化使大学生的认知视野越来越狭窄,思维方式日渐固化,当碎片化的新闻和片面性的理解通过“信息茧房”而传递给大学生,大学生群体就极易被这类新闻信息影响,并被这类新闻牵制自己的思维方式,使理解片面化,极端固化。另一方面,认知偏差加剧观念固化。学生在接收数字思政内容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既有认知相符的观点,而排斥新的、具有挑战性的信息。这使得他们难以对新的思政理念产生兴趣,进一步固化已有的价值观。

第三,回音室效应,窄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指的是个体在信息传播环境中,主要接触和自身立场、价值观相符的信息,并通过社群互动不断强化既有认知,同时排斥、忽视甚至抵制异质信息,而经常单一性的接触这类信息,会让人逐渐对这类信息产生依赖,视为真理,封闭自己。这种效应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显著,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途径造成了窄化。一方面,受众群众获取的信息渠道趋于封闭。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依赖课堂教学、新闻媒体、政府宣传等官方渠道,而在网络时代,学生更多依赖社交平台获取信息。然而“由于回音室效应的存在,学生往往只关注特定渠道的信息,而对其他传播途径缺乏兴趣或信任,导致思政传播渠道的单一化”^[7]。例如:许多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短视频、社交论坛等获取思政信息,而忽视主流媒体或权威机构的内容,造成主流思政传播渠道受限。官方思政课程的影响力可能局限于校园课堂,而难以在社交平台上形成广泛传播,削弱了其在新媒体环境中的渗透力。另一方面,传播内容趋同,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表达。由于回音室效应的存在,思想政治传播的内容往往局限于某种特定的话语体系,而忽视了不同群体语言的风格与兴趣。例如,传统的思政教育话语多采用官方、严肃的表达方式,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年轻受众更倾向于接受幽默、互动性强的内容。如果思政传播内容未能适应这一变化,其传播效果将受到限制。

第四,教育环境闭塞与价值同质单一化困境,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即群体成员的观点在同质化信息和社群压力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坚定或极端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思政)领域,群体极化现象可能会导致学生的政治态度固化,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并使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面临挑战。这使得群体成员对于其他观点的接受能力减弱,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群体极化。同质化与单一化的网络信息通过“信息茧房”现

象广泛扩散,将具有相似兴趣的人群集中在同一信息圈内,使得同质化内容被反复放大。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无意识性,虚假和错误信息也随之扩散。思想政治教育依托网络信息作为主要载体传播理论,但错误的思潮和网络谣言严重扰乱了网络生态环境,不利于健康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构建。陷入极化状态的大学生群体逐渐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更倾向于依赖群体内其他人的观点,导致对事物的认识片面化。由此,网络环境中出现了众多“异声”,落后的观念可能演变为错误思潮,甚至引发从言语攻击到网络暴力的升级。在“信息茧房”的助推下,反智行为得以迅速蔓延。群体极化不仅破坏了网络生态的良性运行,还阻碍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同时对其理论内涵产生了侵蚀性影响。

3 数字思政“茧房困境”的纾解策略

“茧房效应”困境及其引发的质疑源于多重因素的交织,首先,教师数字认知力不够,其次是算法推荐的单一化与内容同质化,导致信息单一化,使学生难以接触多元化的观点和知识;用户数字素养水平不足,导致学生在面对大量信息时,难以有效筛选和评估信息,陷入信息茧房;再次,思政资源内容多样性不足,教育内容局限,无法全面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和思想成长需要,最后数字思政价值引领力需增强。基于上述困境,破解“茧房效应”的路径应聚焦于教师、学生、技术与价值四个维度,统筹构建系统性纾解策略。

3.1 教师教育认知干预,优化思政教育策略,提炼数字认知力

数字思政中的“茧房困境”是指在信息爆炸和个性化推荐算法的环境下,教师也不可避免陷入信息封闭和认知偏狭的状态,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难以有效实现。在这个背景下,教师角色尤为关键,教师需要具备有效的数字认知力和教育策略来引导学生打破“茧房”,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渗透。首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是破除茧房困境的关键”^[6]。教师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教学方法,还需要积极学习和运用数字工具、信息技术以及新媒体平台。通过参与专业培训、线上学习等方式,提高对新兴信息传播方式的适应能力和使用能力,使得教师能够在信息繁杂的环境中,主动筛选优质的思政资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教师要成为信息“破茧者”,不仅要自觉避免进入信息茧房,还要通过课程设计、课堂互动等方式鼓励学生多角度、多维度地分析问题。数字化时代提供了丰富的教学手段,教师可以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现代教师可以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现代技术结合,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3.2 学生主动打破圈层壁垒,建立集体协同意识,增强数字思政思想引领力

学生可以跨学科与跨领域的学习与交流。学生可以主

动利用社交媒体、在线论坛、博客等平台发布自己的思政见解,与其他群体进行互动和讨论,避免局限在一个封闭的圈层。参与线上线下的思政活动,加入社团、研讨会等,主动与不同背景的人进行思想交流,增强协同合作的意识。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思想流派和文化背景,避免思维的固化和偏狭。这种开放的心态和批判性思维有助于突破“茧房”限制,形成更为多元和包容的协同意识。最后,学生也可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进行志愿服务、公共讨论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学生学会能够如何引导他人思考,沟通和协作,进一步打破信息圈层,促进思想交流。

3.3 技术优化:建立数字思政所需要的数据信息库,解构算法壁垒,提升数字思政政治领导力

建立高效的数据信息库、解构算法壁垒并提升数字思政的政治领导力,是解决该困境的核心举措,具体涉及数据整合、算法优化与信息传播机制的系统性改进。例如,需要构建内容多元、结构合理的数据信息库,以打破信息封闭、缓解单一化倾向。该信息库应涵盖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不仅包括传统的教材和课程讲座,还应整合历史文献、社会实践案例、当代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国际政治动态等内容,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知识支撑,拓展思政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在此基础上,应建立科学的数据采集与实时更新机制,通过爬虫技术、开放数据接口等技术手段,持续更新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信息、学术研究动态与全球事务趋势,确保思政教育内容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最后通过引入公平性与多样性等评估指标,提升算法对不同立场、观点和价值观内容的兼容性,实现内容推荐的合理分布。

3.4 价值重塑:强化价值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数字思政价值凝聚力

传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是多样性、包容性和辩证性,而信息茧房的形成则使得个体越来越难以接触到不同的声音与观点,甚至可能导致他们忽视或误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意义与重要性,最终单一化、同质化的信息来源限制了多元价值观的交互。因此,首先,亟需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方式。例如,多渠道传播,利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与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以轻松、生动的方式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融入学生的日常信息消费中。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生活和学生的日常行为紧密结合。例如,在校园社交平台上设置相关话题,鼓励学生分享自己在生活中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通过点赞、评论等方式形成社会化共识。最后,强化社会公共价值认同。要打破“茧房”,不仅仅是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要创新传播方式,使其能够在年轻群体中产生共鸣,从而形成深度认同。

4 破解“茧房困境”的价值意蕴

破解“茧房困境”对于数字思政资源的有效供给具有

深远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在，第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与认同。“茧房困境”本质上是信息过滤与社交圈封闭带来的思维封闭，导致个体无法接触到多元化的思想政治资源，甚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误解或忽视。通过解决“茧房困境”，可以实现思政资源的多元化供给，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各类平台上被更广泛地传播与认同。通过打破信息茧房，数字思政资源能够广泛覆盖更多的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第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性与包容性的发展。“茧房困境”往往使得个体的观点和思想局限在一个封闭的信息系统内，缺乏对其他视角和思想的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具有辩证性、包容性和普适性，在解决“茧房困境”时，能够引导个体跳出固有认知框架，接触多元价值观，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发展。在此过程中，数字化资源供给在打破茧房后，可以提供更多具有对立面和辩证性质的内容，激发个体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培养批判性与创新性思维。第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性与个性化。数字化平台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分析个体的兴趣和需求，提供精准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然而，这种精准推送也可能导致“茧房困境”的形成，造成个体对多元价值观的封闭。通过突破“茧房困境”，可以实现更具个性化、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更加符合个体的实际需求。个体可以在更加开放的信息流中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的思政教育内容，从而促进个性化学习，同时也不失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导。

5 结语

数字思政资源供给中的“茧房困境”作为技术逻辑、主体心理、供需结构与价值导向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不仅折射出算法推荐与圈层化传播所带来的信息封闭风险，也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

战。从本质上看，这一困境既是数字社会信息选择机制的副产品，也是价值传播力与教育引导力不足的表现。破解之道在于坚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教师层面强化数字素养与教育干预能力，在学生层面培育批判性思维与公共协商意识，在技术层面推动数据资源整合与算法优化，在价值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价值共识与认同感。只有通过制度嵌入、技术治理、内容创新与实践联动的系统性策略，才能有效缓解“信息茧房”的负效应，重建开放、理性与多元的数字公共空间。最终，数字思政应在顺应技术发展的同时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实现“破茧成蝶”，在为青年大学生提供思想引领的过程中，培育他们的主体性、批判性与创造性，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认同与实践转化。

参考文献

- [1] 王天民.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遵循[J].思想教育研究,2024,(06):76-77
- [2] 坐腾、刘诗奇、安晓朋.数据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困境与创新进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8),76-77
- [3] 陈卓君 钟声.智媒时代数字赋能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24(01)
- [4] 吴满意、唐良虎.数字思政技术构件：内在意蕴、发展梗阻与纾解理路[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24(05)
- [5] 豆素勤、王强.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特征、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J].学术探索, 2023(02) 149-156
- [6] 项久雨.透视青年“圈层化”现象：表征、缘由及引导[J].人民论坛.2020(1): 104-106
- [7] 刘伟兵.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及应对研究[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4(02) 20
- [8] 王天平, 李珍.智能时代教师技术焦虑的形态、动因与对策[J].电化教育研究.2022(10)-01v